



经常有人问我,书要怎样读?这问题看似简单,回答起来却不容易。做教师三十多年了,也与书相伴了几十年,如果把读书比作一门功夫,我倒有些切身的体会。这体会可以具体归纳为三个字:薄、活、新。

第一,读薄。

一本书少则几万字,多则上百万字,厚厚的一本捧在手里沉甸甸的。刚亲近一本书,开始读时像走进一座陌生的城,满眼都是街巷,转得人晕头转向。年轻时读《红楼梦》,便是这般光景。那么多人物,那么多场景,关系盘根错节,读着后面前面早忘了,只觉得那是一团锦绣的云,好看是好看却抓不住。

后来我渐渐明白了,读书如淘金。那满河沙子,并不是金子,可没有沙子,金子也无处可寻。一遍遍地读,一遍遍地读,慢慢地那些枝叶落了,留下来的全是主干。就像华罗庚说的“由厚到薄”,这个过程急不得,得耐着性子坐下来细细研读。我那本《红楼梦》,早已翻得边角都起了毛,可心里反倒清爽了,整部小说不过是一个“空”字,不过是一场五光十色的梦。《红楼梦》几十万字铺陈描摹,所要参悟的,正是这层人生况味。

我们作为教师也一样。新的教材拿到手,我们先得把它读薄。那么多知识点,那么多要求,最后落在课堂上的不过就是那么两三个要紧处。把这两三个要紧处嚼烂了,再传授给学生,比什么都强,这就是提纲挈领、统筹把握。若是自己都理不出个头绪来,一股脑儿地往外倒,胡子眉毛一把抓,学生接不住,反倒糟蹋了好东西。

第二,读活。

书读薄了,还不行,得读活。什么叫活?就是读着读着让书里的东西走出来,能和你说话,能和你日子沾边。苏轼有两句诗说得真好:“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那鸭子下水,才知道水的暖;读书入了生活,才知道书的韵味。习作教学只有自己先写一写,才知道哪里是重点、哪里是难点,才能有的放矢。

我读《赤壁赋》,读了不下二十遍。开始的时候,不过是从字词、背景、中心思想等方面简单了解。后来有一年,自己遇到些事,夜里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忽然就想到了“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这句话。那一刻豁然开朗,如醍醐灌顶,我才真正明白了苏轼的意思。他不是在讲道理,他是在劝自己,也是在劝千年后我这个失眠的人。那以后,再想到这篇文章,我便能安然静下心来。推己及人,学生学习课文很多时候也是如此,他们会在人生的某一刻茅塞顿开。

书读活了,就像交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不只在你的书架上待着,也跟你在身边,陪着你过日子。你高兴时他来,难过时他也来。慢慢地,你就分不清哪些是书里的话,哪些是自己心里的话了,它们已经长在一起了。

第三,读新。

书读活了,还得读出新的东西来。

这话听起来玄,其实说白了,就是每读一次都能发现以前没有悟到的内容。好比老房子住了几十年,忽然有一天阳光从某个角度照进来,你才发现墙上那幅画挂歪了,才看见墙角那株梅花开得正好。

我读《论语》,年轻时读,觉得满篇都是规矩,这也“不亦乐乎”,那也要“不亦乐乎乎”,要求繁多,拘谨得很。人到中年再读,忽然读出了温度。读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眼眶竟有些湿润。孔子不是板着脸的圣人,他也有他的悲喜。这几年再读,又读出了另一层意思,这里面藏着中国人的活法,是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的根。说不定再过些年,还能读出别的什么来。

书还是那本书,读的人却一天天在变。这就叫读新。

读薄、读活、读新这三重境界,一层套着一层,没有读薄,就读不上读活;没有读活,读新也只是空话。可它们又不是楼梯,爬完一层就丢一层。读薄了,还要读厚;读活了,还要读回到书里。来来去去,反反复复,像老朋友说话,说了几十年还有新话。

前天晚上,我又翻开那本旧得不成样子的《红楼梦》。书页已经发黄,边角缺了好些,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有二十岁时的惊叹,有三十岁时的感慨,有四十岁时的沉默。灯下读书,恍惚觉得那些文字不是印刷上去的,而是从纸页间长出来的,是这些年从自己心里长出来的。

窗外静静的,偶尔有风吹过。我想,读书读到这份上,也算是没有白读吧。



文物有声 精神长存

读《文物里的抗战故事》

□刘静

岁月无言,文物有声。在波澜壮阔的十四年抗日战争中,无数器物历经战火洗礼留存至今,成为镌刻民族记忆、承载家国情怀的鲜活见证。翻开《文物里的抗战故事》,中共一大纪念馆馆藏的八十件抗战文物依次铺展,褪去岁月尘埃,静静诉说山河破碎的苦难、浴血抗争的悲壮与薪火相传的信仰。这些看似普通的报刊、手稿、照片、旧物,早已不再是冰冷的陈列品,而是跨越时空的讲述者,带领我们重回风雨如晦的年代,触摸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脊梁,读懂生生不息的抗战精神。

全书以时间为脉络,精选极具代表性的抗战文物,串联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抗战胜利的完整历史图景。本书以小见大、以物载史,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是一段厚重真切的往事;每一道斑驳的痕迹,都是战火岁月留下的深刻烙印。书中既有唤醒全民救亡的红色报刊、响彻山河的革命曲谱,有定格苦难与抗争的珍贵影像、见证地下抗争的革命物件,更有镌刻将士热血、民众坚守的实物遗存。馆藏文物覆盖战场鏖战、文化救亡、地下战线、全民支援等多个维度,全方位、多角度还原中华民族众志成城、共御外侮的壮阔历程,让久远的抗战历史变得可感、可知、可信。

最动人的文物故事,藏着乱世里不灭的精神火种。书中收录的贺绿汀《游击队歌》手写曲谱,纸页泛黄起皱,笔墨深浅不一,却蕴藏着穿透岁月的磅礴力量。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万千同胞深陷水深火热之中。贺绿汀亲眼见到八路军将士深入敌后、游击歼敌、誓死守土的英勇模样,内心深受震撼,连夜写下《游击队歌》。这份手写曲谱并无精致装帧,纸面还留存多

处修改的痕迹,却是抗战年代无比珍贵的精神信物。轻快昂扬的旋律、铿锵有力的词句,驱散了战乱笼罩的压抑与绝望,鲜活刻画出游击队员乐观坚毅、奋勇杀敌的精神风貌。这首歌曲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化作全民抗战的精神号角,激励无数中华儿女抛却胆怯、挺身而出,以无畏之姿奔赴疆场、守护家园。

如果说曲谱是唤醒斗志的精神号角,红色报刊便是刺破长夜的思想火炬。书中收录《救亡情报》《救亡漫画》等抗战报刊实物,纸张脆弱易损,字迹却依旧清晰,见证着动荡岁月中的文化坚守与舆论抗争。抗战年间,面对日军文化侵蚀与思想禁锢,大批爱国文人、进步青年挺身而出,以笔为枪、以纸为盾,创办进步报刊、绘制抗战漫画、撰写救亡文章。《救亡情报》实时传递前线战况、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宣扬救国主张,冲破敌人严密的舆论封锁,让百姓认清时局真相,凝聚起全民御敌的共同意志。《救亡漫画》凭借直白鲜活的画面,刻画战乱疾苦、歌颂将士英勇、抨击侵略者的残暴,通俗易懂、直击人心,让抗战救国的理念传遍街头巷尾。

除了广为人知的标志性文物,书中收录的诸多革命旧物,更让我们读懂了平凡人身上的伟大与坚守。地下党员使用的秘密联络信物、新四军将士的破旧军装、民众支援前线的手工布鞋,这些朴素简陋的物件,没有华丽的外表,却承载着最真挚、最纯粹的家国情怀。抗战的胜利,不仅依靠前线将士的浴血拼杀,更源于无数平凡百姓的默默坚守与无私奉献。地下工作者隐姓埋名、潜伏敌后,在暗夜中传递情报、坚守隐秘战线,以

无畏胆识与敌人巧妙周旋。基层官兵不畏凶险、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筑起守护家国的坚固屏障。广大民众节衣缩食、倾力支援前线,捐款捐物、运送物资、救护伤员,以平凡之力汇聚成全民抗敌的磅礴洪流。每一件旧物的背后,都是一名普通革命者的抗争故事。无数平凡微小彼此汇聚、交相辉映,照亮了民族救亡的前行之路,铸就了众志成城的抗战奇迹。

通读全书,八十件文物,八十段故事,串联起一部完整立体的全民抗战史诗。这些文物跨越八十载风雨,从战火硝烟中留存至今,见证了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奋起的壮阔征程。它们深刻昭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绝非孤军奋战的成果,而是将士浴血沙场、文人以笔为戎、百姓倾力支援的全民胜利。在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争岁月中,中华儿女淬炼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便是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伟大抗战精神。

《文物里的抗战故事》,透过一件件实物,解读历史的厚重、信仰的力量、担当的意义。文物无言,精神永存。聆听文物讲述的抗战故事,不仅是回望苦难历史、缅怀革命先烈,更要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汲取砥砺前行力量。今天,当以史为鉴、不负韶华,铭记先辈的牺牲与坚守,扛起时代责任,怀揣爱国初心,脚踏实地、奋勇拼搏,以青春之力量守护锦绣山河,以实干担当续写民族华章,让抗战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在新时代熠熠生辉、永续绽放。

假和吃肉——“我终于可以吃肉了!你能明白我的心情吗?”这种朴素到近乎天真的表达,让奥运冠军的形象从神坛回到了人间。她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她是一个在漫长煎熬后终于可以喘息的普通人。这种书写,恰恰体现出了本书的动人之处。

《彩虹奥运梦》的后半部分,记录了张虹从赛场走向国际舞台的身份转型。在她的倡议下,国际奥委会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共同成立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她还在哈工大创办了国内高校第一所冰上俱乐部,为中国冰雪事业培养后备力量。此外,她还创立了“张虹体育教育专项基金”,致力于支持青少年冰雪运动以及奥林匹克精神与文化的教育推广。2025年,当张虹以冰雪形象大使的身份站在冬季运动博览会的舞台上,她已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理事、世界奥林匹克选手协会执委,身兼数职。然而,当说起自己的身份时,她最骄傲的依然是那一句:“我是速度滑冰运动员。”

彩虹,是风雨之后的馈赠,是苦难与荣光之间的桥梁。张虹的运动生涯,就是一道彩虹的弧线——从7岁冰面上的踉跄,到20岁转项时的迷茫,到索契夺冠时的辉煌,到平昌带伤上阵的坚韧,再到退役后在国际体育舞台上的华丽转身。这道彩虹跨越了23年,历经无数次风雨的洗礼,才终于呈现出完整的七色光谱。张虹在书中写道:“每一段经历都是馈赠,只要心怀热爱,就能在不同赛道继续发光。”这句话,或许可以作为对她运动生涯与精神世界的最佳注脚。

冰刀划过的,不只是冰面,更是一种精神的疆界。张虹以她的坚持与热爱,在冰面上刻下了属于自己的彩虹,也为所有追梦者点亮了一盏灯。这本书不仅是对一位奥运冠军的致敬,更是对坚持这一品质的礼赞。在张虹的故事里,我们看到:梦想从来不是直线抵达的坦途,而是不断转向、不断归零、不断从废墟中重建的漫长旅程。而真正的胜利,不在于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刻,而在于每一次摔倒后,依然选择站起来,继续滑行。

当冰刀划过冰面的那一刹那,时间的刻度被重新定义。在索契冬奥会上为中国速度滑冰夺得历史首金的张虹,2025年出版了名为《彩虹奥运梦》的个人自传。在这部书中,张虹敞开心扉,将23年冰上岁月的欢笑与泪水、荣耀与伤痛,一一铺陈在读者面前。可以说,该书既是一部张虹个人成长的心灵史,也是一部折射中国冰雪运动发展历程的时代记录。

翻开《彩虹奥运梦》一书,仿佛能听见冰刀切开冰面的声音——清脆、锐利,带着北方冬天特有的凛冽。张虹的冰雪故事,始于哈尔滨香坊公园里的露天冰场。七岁的女孩裹在厚厚的棉衣里,在冰面上踉跄滑行。那时她不知道,这道冰面上最初的弧线,将延展成一条跨越23年光阴的漫长轨迹。

作为张虹的自传,《彩虹奥运梦》是一部关于坚持的生命叙事。作为中国速度滑冰冬奥历史首金获得者,张虹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女子1000米赛道上滑出的1分14秒02,不仅是一枚金牌的成绩纪录,更是中国速度滑冰等待了34年的零的突破。然而,这本书的价值远不至于记录这一次辉煌的夺冠时刻。它真正的分量,在于呈现了一名运动员如何在一次又一次的“不可能”面前,始终选择继续滑行。

2014年2月13日,索契。张虹在第7组出场,滑出1分14秒02的成绩,然后等待后面十组选手一一完成比赛。书中对这一段的描写极具张力:“心脏简直快蹦出来了,手一会儿出汗一会儿冷。”

张虹回忆夺冠后的第一个念头不是庆祝,而是:“教练昨天过生日,我想送给他最大的生日礼物,就是今天的这枚金牌。”这段细节令人动容。在巨大的个人荣耀面前,她首先想到的是那个在至暗时刻没有放弃她的人。冯庆波教练从她转项之初就陪伴左右,6年如一日。张虹在书中没有过多渲染师徒情谊,但这一处细节,足以让人看见那些年共同走过的艰辛与默契。书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夺冠后,张虹最期待的事情是放

彩虹之路 冰雪为证

读《彩虹奥运梦》

□刘金祥



《彩虹奥运梦》/张虹/北方文艺出版社/2025年6月

在文字中找到心灵的归途

读余华《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

□孤舟

庆死后,福贵瞒着家珍把孩子埋在一棵树下,月光下的小路该怎么写?余华说,他不能写成“月光下的道路像河流一样闪烁苍白的光芒”,因为这不是一个农民的感受。他想了很久,最后写下:“那条通向城里的小路在月光下像是撒满了盐。”盐,农民熟悉的东西,也是往伤口上撒的盐。这个细节让多少读者心里一疼。余华说,一个作家应该无休止地剥削自己的才能,让语言发挥出最大的能量。这话讲得很朴素,但做到的人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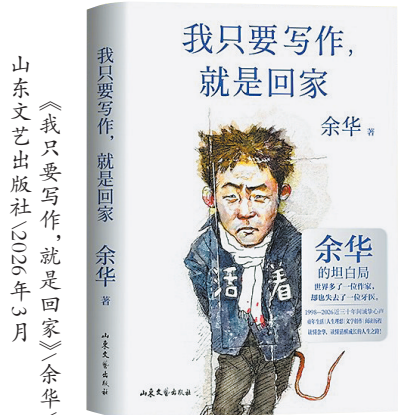
他多次谈到鲁迅,语气里带着遗憾,说自己读鲁迅太晚了。他重读《孔乙己》,发现鲁迅在写孔乙己最后一次来酒店时,腿已经断了,怎么来的?“原来他使用这手走来的。”余华说,这就是作家的责任感,该交代的必须交代,而且要用最简洁的方式交代。他欣赏鲁迅的“闲笔不闲”——《呐喊》自序里写金心异来看他,鲁迅不忘写一句“他脱下了长衫”。看似无关,其实每一笔都在塑造人物。

关于写作的转变,余华讲了一个重要的节点。写《在细雨中呼喊》之前,他小说里的人物都是符号,是叙述者手中的棋子。写到这部长篇时,他突然发现人物有了自己的声音,会自己说话。到了《活着》,他改用第一人称,让福贵自己讲述,整个叙述就像河水一样奔流起来。他说,作家应该尊重笔下的人物,像尊重生活中的朋友,贴着人物写,让他们自己去寻找命运。这个“贴”字,是从文说的,余华年轻时不懂,后来才明白其中的分量。

书中有一段关于对话的讨论很有意思。余华说,写完《许三观卖血记》后,他不再害怕写对话

“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这句话印在封面上,像一把钥匙。本书是余华与多位记者、评论家的对话集,时间跨度从1998年到2021年。书中收录了他对《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文城》等作品的创作谈,也有他对鲁迅、卡夫卡、川端康成等作家书籍的阅读心得。这不是一本系统的自传,更像是一张摊开的工作台,上面摆着余华用了四十年的工具——记忆、细节、对话、节奏,每一样都带着使用过的温度。

读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余华不把写作当作手艺来炫耀,而是当作一种生理本能来描述。他讲到《活着》的诞生,不是因为什么宏大构思,而是有一天早上醒来,对妻子陈虹说:“我知道怎么写了。”因为想出了题目叫《活着》,题目有了,小说就有了。这话听起来轻巧,背后却是一个作家漫长的等待——他早就想写一个人和他生命的关系,只是一直没找到进入的方式,标题就是那扇门。更打动我的是他对细节的执着。《活着》里,有



《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余华/山东文艺出版社/2026年3月

了。在此之前,他大部分对话都在叙述中交代,只留一两句让人物来说。而《许三观卖血记》几乎由对话组成,对话同时承担了两个任务:人物在发言,叙述在推进。读到这里,我想起许玉兰生孩子那场戏,整章都是她在产台上骂许三观,骂一孩子一个儿子,十年时间就在骂声里过去了。这不是技巧,是对人物和时间的深刻理解。

余华谈国外译介的部分也耐人寻味。他说中国文学走出去最大的问题是翻译,不是语言转换的问题,而是译者的文学修养问题。他选择译者的标准很特别:先聊对方国家的文学,如果对方不了解自己的母语文学,就不合作。一个对自己母语文学没兴趣的人,不可能译好中国文学。这话说得实在。

整本书读下来,余华给我的印象不是那个写残酷故事的先锋作家,而是一个手艺人,每天坐在书桌前,琢磨怎么把一个句子写准确,怎么让一个细节亮起来。他说写作是门手艺,熟练之后工作会变得轻松,但压力也会加重——已经写过一百多万字了,这是个包袱。这话让我想到他写《兄弟》时的状态,每天只睡几小时,写作速度快到思绪比电脑还快。那不是技巧的胜利,是全身心投入后的忘我。

读完这本书,我觉得这个“家”就是余华用四十年时间一点点搭起来的那个世界。里面有福贵、许三观、李光头,有月光下撒了盐的小路,有产台上骂丈夫的女人,有用双手走路的老书生。这个世界比他现实中的家更牢固,因为只要还有人读,它就一直在。